

在她们十七年的人生中，  
所有最坏的东西，她们都经历过了。  
最美好的东西，都是要用最深痛的巨创来换取的。  
而那种最深痛巨创的代价，  
在她们，早已经准备好了。

# 共生

XURAN  
WORKS

徐然 / 著

I N T E R W I N D I N G

我们休戚相关，一体共生！

伦理与正义的碰撞

的较量

**中国第一推理女作家卷土重来**

揭开抛弃与仇恨的心理扭曲

年度最值得期待的推理小说

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共生

INTERWINDING

徐然 / 著

XURAN  
WORKS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共生 / 徐然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14.7

ISBN 978-7-201-08720-7

I. ①共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03526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: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7.25 印张

字 数:180 千字

定 价:25.00 元



C O N T E N T S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/ 爸爸死了,妹妹在哪里 — 001
- 第二章 / 我看到了两个死人 — 033
- 第三章 / 对不起,我说谎了 — 067
- 第四章 / 月光下露出的小尖牙 — 098
- 第五章 / 好吧,我愿意都说出来 — 135
- 第六章 / 一切都很美,就像一场梦…… — 166
- 第七章 / 箱子里的那个人 — 207

## 第一章 爸爸死了,妹妹在哪里

### 1

伊南一边咳嗽,一边走在狭长的小巷中。她的脚步急匆匆的,书包在肩头摇晃,她不时地把围巾向上拉一下,遮挡着清晨清寒冷冽的风。

她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不舒服,头很疼,喉咙很干,膝盖发软,咳嗽一阵紧似一阵,她一定是生病了……可是,作为一名高三学生,她没有生病的权利。伊南努力打起精神,加快脚步。

小巷破旧不堪,到处都是违章搭建的低矮的棚屋,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木板和水泥袋,还有为了入冬准备的蜂窝煤,塞得满满当当。

身后传来哗啦一声,像是谁家的自行车被推倒了,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咒骂声。“谁家的破车啊!挡在这儿碍事儿!”随后是一连串不堪入耳的粗话。

住在这儿的人,心情都不会太好。

快了！她离开这里的日子，很快就要来到了！再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！  
伊南给自己鼓着劲儿，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。

走出巷口，就是宽阔的马路。

像是哈利·波特从9月台的石柱上穿过，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伊南出了巷口，眼前也亮了起来：宽阔的街道，擦得闪亮的不锈钢栏杆，装潢精美的商店门面，路上车来人往，不远处的巨大的广告牌上，笑靥如花的女人正凝视着芸芸众生。

伊南吐出一口气，不自觉地挺了一下胸，加入早起的人潮。

她身后，巷口的路牌已经老旧不堪。“福合巷”三字被那些贴了一层又一层的补习班的小广告遮挡得几乎辨认不出。

过马路往右走，五百米远，就是她的学校，市南一中。

重点大学最高录取率的成绩让这所中学傲视全省。每年都有无数和伊南家一样的家庭，为了孩子的成绩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聚集在福合巷及周围所有能住得了人的地方，过着为期三年的陪读生涯。

这个学校里的孩子，是全省的精英，是每个家庭的希望。

厚重的云层覆盖在天空，一阵冷风刮过。伊南又是一阵咳嗽，她平定喘息，深吸口气。

“伊南，伊南！”身后有人在叫她。

伊南转头一看，是那个女孩，叫瞿凌的，伊洛的同学。

“伊洛呢？”

瞿凌跟伊洛一样，也是十五岁，个子却比伊洛和伊南都高，她长得高高壮壮，胸部发育已经颇为壮观，一跑便“波涛汹涌”。

“不知道！”伊南硬邦邦地回了一句。

小她两岁的小丫头大咧咧地在马路上叫她“伊南”，她很不高兴。这都怪伊洛，伊洛从来不叫她“姐姐”，她的朋友也有样学样。

瞿凌的嘴巴里嚼着口香糖：“我找她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在哪儿。”

“她今天来上学吗？打她手机也不接。”

伊南继续往前走，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她姐姐你不知道啊！”瞿凌不乐意了。

凭什么做姐姐的就得知道妹妹在哪儿呢？伊洛这样的妹妹，她才不想知道她在哪儿！

伊南懒得跟这个小丫头说话，她转过身继续走路。

从两个多月前失去妈妈的那天开始，伊洛便像脱了缰的野马，先是迟到早退、顶撞老师、不写作业，后来是逃课、打架、夜不归宿……这样的一所重点中学，不会容忍她的行为太久的！

瞿凌又追上她：“她星期五借我一百块钱，说周一还我，她要不来上学，你还我吧。今天要交午餐费了！”瞿凌口气很冲。

“我没钱。”伊南咬着牙说。她还不知道她的午餐费从哪里来呢！

“真没有？伊洛说你们家的钱都放在你这儿！”瞿凌瞪起了眼睛。

伊南摇头。

她是真没有。她口袋里只有五块钱，而这五块钱她已经装了三天了。

瞿凌翻翻眼睛，“扑”的一声，把口香糖吐到伊南的脚下：“没劲！”

她背着书包，晃啊晃地，从伊南身边走过去了：“什么人啊，还不起钱就不要借！穷酸样儿！”

伊南不知道瞿凌骂的是伊洛还是她。借钱的人，在债主面前是没有尊严的，借钱人的姐姐也是一样！

伊南觉得一股热血直往脑门上冲，她叫住了瞿凌：“这钱，我明天还你。”

“明天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放学的时候。”

瞿凌怀疑地看着她：“行，那我放学去你们班找你。”

瞿凌走了，剩下伊南头晕目眩，举步维艰。

一百元，明天她去哪里弄一百元？

不，是今天，今天的二百块午餐费，她去哪里弄？

伊洛比她好，伊洛可以随时玩消失，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她一点儿也不委屈自己面对，可是，她不行，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，现在的她离不开学校……

她看看自己的小细胳膊……电视剧上都演，主人公被钱逼得走投无路了，就去医院卖血……她行吗？上次学校体检，因为她血管太细，医生扎了几针都抽不出血来……

她慢慢走到学校门口，看到光洁的大理石柱上映出自己的影子，对，她的马尾辫，浓密乌黑的马尾辫，这个也可以卖……五十还是一百呢？

校门上的时钟显示时间是七点二十分了。哦，还有十分钟上课，得加快速度了……钱的事，她脸皮厚一点儿，再拖一天吧。

伊南吸了一口气，又跑起来。

伊南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，“咚”的坐在座位上，心脏一通急跳。她有点眩晕，四肢关节也在酸痛……她觉得自己在发烧。

“伊南，你脸色不好看，没事儿吧？”她的同桌许文文细声细气地关心她。

伊南挤出一个微笑：“没事。”

伊南跟许文文从高一起就同桌了，伊南成绩一直是班上前三名，许文文的成绩也很稳定——稳定在班里最末三名。班主任尹老师安排她们坐在一起，叫“一帮一”计划。

许文文几乎是她最讨厌的一种人。她是那种头脑空空的小公主类型的女孩，善良而愚蠢。她有着优越的家庭条件，父母对她所有的希望就是健康快乐。混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和一定要考上 985 的重点大学，许

文文在本质上和伊南就不是一种人。

可偏偏许文文还要做出一副自己很努力的样子，伊南每天不得不抽出很多时间，为她解答最简单不过的问题。

然而可笑的是，一直到高二，她无意中听见别人说才明白，所谓的“一帮一”并不是她在帮许文文，而是许文文在帮她。

在高一家庭摸底调查中，她因为家境贫困，荣登“重点关爱对象”榜首。两年多来，许文文忠实地遵照着老师的吩咐，“扮演”着关爱同学的好孩子模样，在她眼里的伊南，该是多么可怜？

每当想到这一点，伊南就痛不欲生。

比起她贫困的生活，她更厌憎眼前这个人——这不是许文文的错，她知道。许文文家境优越，她的零花钱都比伊南母女三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，她每个月买的衣服，比她们母女三个加起来一年买的都多……

妈妈曾经说过，你的同学就是你的竞争对手，不要试图和对手做朋友，那样只会让你输得更惨——这可真是笑话，许文文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已经赢了伊南，她付出十倍的努力，也不见得能比许文文活得更好！

因为她这种人的存在，伊南的自尊心会永远处于被伤害的地步。她们把崭新的文具送给伊南，借口不喜欢；她们把各种零食塞到伊南的书包里，借口减肥；她们在豪华酒店办生日 PARTY，邀请伊南并且特别声明，不要送礼物，可是等伊南去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除了她，每个人都买了礼物……

尹老师在班会上夸许文文，关爱同学。

伊南在下面，咬碎了一口牙。

她不要这样的关爱！

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关爱！

妈妈去世以后，身边大多数人一直以来对她的同情、嫉妒、不屑一

顾……越发地变本加厉，好像她不彻底崩溃就没办法对得起这些人的期望。

哭啊，快哭啊，哭出来就好了……在关切背后，是让人无法承受的假意。

她曾经也这么想，可是真正号啕大哭一场之后，她发现，什么都没变，一切都没有变好。

她的妈妈再也回不来了。

两个月的时间，她的成绩一如既往的稳定，她每天按部就班上学放学，她看起来没有更好，但也没有更坏。即便如此，她依旧没有办法停止别人对她的揣测。在她因为贫血晕倒的时候，在她因为算不出一道题而愤怒的时候，在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的时候，在她不得不停了电话的时候……

可怜的孩子。所有人都这么说。

在这个时候，她才深切地体会到，穷，其实是可以用来高傲和冷漠来遮掩的，但是活下去，只能是屈膝投降。

她不得不装作不知情，接受许文文们的“爱心文具”和“爱心零食”。

伊南紧紧捏着口袋里的五块钱，像握着自己仅剩的自尊心。

上完第二节课，伊南的喉咙火辣辣的疼，头更晕了，她能肯定，她在发烧。

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……尹老师的英语课是下一节，那时候她肯定会提出交早餐费的事，到时候找什么理由呢？

许文文碰碰她的手：“伊南，瞧，是来找你的吧？”

她的声音里饱含着同情的意味，伊南抬起头，看到站在教室门口的孙老师——伊洛的班主任。

伊南倒吸了口气——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替伊洛收拾残局的生

活呢？

孙老师对着她严肃地点点头，伊南叹口气，推开课本站起来，向他走去。

腿软软的，每一步都像踩在云朵中……不要晕倒，不要晕倒……不能让那些许文文们又有机会为我掬一把同情之泪……

伊南一边走，一边晕晕乎乎地想。

孙老师的脸看上去模模糊糊，伊南只看到这位高个子男老师的一双愤怒的眼睛。

啊，他为什么要对她生气？

哦，是了，因为她是伊洛的姐姐……

“伊洛今天又没来上学，她的手机也不接，上周她也逃过两天学，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”孙老师愤愤地说，“你们的监护人，对，那个姓张的表姨是吧？你带个口信，这次务必让她来一趟了。”

“嗯。”伊南点头。啊，她的头好重，好疼，每点一下，就好像有把锤头在敲她的太阳穴。

她晃了两下。

不要，不要晕倒，起码不要在这种时候，跟妹妹的班主任站在门口谈话的时候……全班的同学几乎都在看着我……

但孙老师的训话还是没有完：“还有，你回家，见了你妹妹，一定要告诉她，认清自己的位置，赶紧回到正路上来！我们可是百年老校，学校的名誉高于一切，她要再这样下去，学校就动真格儿的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后悔就来不及了！我是爱惜伊洛的天分，是为她好，希望在她越走越远的时候拉她一把，她要理解老师的苦心……”

伊南盯着孙老师一开一合的嘴巴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飘浮在半空中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喜欢多管闲事的人？伊洛愿意堕落就让她堕落好

了！难道非要把她这个姐姐也拉下深渊才可以吗？

“……知道了吗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伊南艰难地吐出三个字，她喉咙似火烧。

伊南没听清他在问她什么，只希望他赶紧走。

“真知道了？”孙老师不放心地重复一句。

天哪，还让不让她活了？！

她想大吼，想对着孙老师的脸吐唾沫，想拿头撞他的肚子，把他撞个四脚朝天……

但她什么都没能做，她晃了两下，“咚”的倒在了孙老师的面前。

哎，还是晕倒了啊……

在黑暗袭上来之前，伊南满嘴苦涩。

## 2

四周都是黑漆漆的，伊南伸出双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。

这是哪里？

她的手臂甚至没有伸开，就触碰到了阻碍物。她惊慌地转身，向前走了一步，头撞在了墙上，她跌坐在了地上。

世界上会有这么小的房间吗？她迷茫地摸摸四周的墙壁——这是墙壁吧？她被关起来了！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！”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轻声叫道。

回答她的，是静寂无声。

伊南蜷缩成一团，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胳膊，就这样，以沉默对沉默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隐约听到水流的声音……她把耳朵贴在墙上，全神贯注地听着。水是从脚底上传来的，因为她很快感受到了沁骨的凉意。

水涨得很快，几乎是一眨眼，就到了她的小腿。

“有人吗？救命，救命啊……”她终于忍不住，发狂地大喊起来。手用力地拍打着墙壁，然而一起都是徒劳。

她全身发抖地浸在水里，水已经淹没了她的头。

伊南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“没事了，没事了……”有个女人轻声地说。

妈妈。她心里想……可是不会是妈妈，妈妈永远不会这么温柔地跟她说话。

而且，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妈妈，妈妈已经变成了一把细碎的骨灰……

伊南猛然睁开眼睛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

“好了，好了……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

班主任尹秀揽着她的肩膀，她是个年轻的女老师，年轻而热血，她身体的热度传到伊南身上，伊南松了口气。她发现自己正躺在学校医务室的床上，手背上刺入了静脉注射的针头，一瓶葡萄糖补液正静静地挂在她的头顶上方。

“你做噩梦了，没事的。”尹老师微笑着，扶着伊南躺下，并给她整理了一下被单。

噩梦吗？她摸摸脸颊，全是泪水。

“再睡会儿吧。”尹老师坐在她身边，抓着她的手，“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”

伊南摇摇头。

“嗯……现在好点了吗？你发烧了，晕倒了。”

伊南咳嗽了两声：“嗯，好多了。”

她的烧已经退了，除了喉咙还有点疼，头还有点眩晕，身体的不适大部分都消失了。

“老师，我能不能现在回去上课？”

“哎呀，不行，你今天把大家都吓坏了！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身体可不能再出现问题了！你今天别上课了，安心休息吧！”

伊南转过头去，她的视线落到了床头柜上，那儿，堆着老高的各种各样的方便食品和营养品。

“这是大家自发给你买的，班里每个人都很关心你，尤其是许文文，她都哭了，瞧，这盒金莎巧克力是她叫她爸爸的司机给你送来的……”

伊南咬咬牙。

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咬牙！忍无可忍，从头再忍！

尹秀拿起一个面包，撕开包装，又拿起一盒牛奶，把吸管插上：“来，先吃点。校医说你主要是营养不良，又疲劳过度，平时得多吃一点儿，多注意休息才行。”

伊南低头，接过面包。她吃得很秀气，一小口一小口。

尹秀看着她：“伊南，你表姨的电话是多少？我给你们家打电话，停机了……”

伊南还是低着头，一口一口吃着面包。她吃得非常专注，好像外界的声音根本传不到耳朵里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尹秀凑近了她，关切而焦虑地说，“有什么事你要跟老师说的……是不是表姨对你们不好？”

“没有。”伊南看到面包剩下一点点，有些遗憾地抬起头，抱歉地说，“老师，我撒谎了。我没有表姨。”

尹秀愣住：“撒谎？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去孤儿院。”

“怎么会去孤儿院呢？你还有爸爸啊……伊南，你太要强了，不管你爸爸和你妈妈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他毕竟是你爸爸，他照顾你是理所当然的！”

老师怎么知道她有爸爸的事儿？她从来没说过自己有爸爸！

“我没有爸爸，我爸爸死了。”

“那……今天早上……”尹秀面带困惑，她站起身望向门外，伊南这才看到，门口站着一个人。

看到这个男人的瞬间，伊南的心跳开始加快，她全身都在发热。上一次她有这个感觉，是妈妈下午没回家。傍晚的时候，就有警察来找她了。那，今天这个人是谁？

男人三十来岁的模样，文质彬彬，衣着整洁清爽，还没说话嘴角就先露出个微笑，看起来又可亲又善良。

“你醒了？”男人笑眯眯地说，“好点了吗？”

伊南点点头。

“我姓乔，乔安南。你可以叫我乔叔叔。”

伊南没有说话，咳了两声。她不觉得有什么需要套近乎的事，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——如果这个人是校方联系的社会福利院的人，那她最好还是闭嘴。

“我是警察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伊南看一眼尹秀，尹秀对她鼓励似的点点头。

又是警察！警察来找她，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！

难道，是伊洛……

伊南的心揪了起来。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爸爸今天早上去世了。”

这个叫乔安南的警察话音刚落，尹秀老师就倒吸一口冷气，她用责备的眼神看着乔安南。

尹秀老师是在担心她再昏过去吗？她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。伊南对这个噩耗的反应，只是转过脸去。

“我没有爸爸，我爸爸早死了。”她冷冰冰地回答。

尹秀瞪着眼睛，乔安南却露出个理解的表情。

“嗯，那我改一下说辞，伊成峰今天早上去世了。”

伊南在两个大人的注视中，长吁了一口气，“哦，他啊。”

她不承认伊成峰是她父亲，就如同伊成峰不承认她是他女儿一样。如果今天是她死了，警察去通知伊成峰，她保证伊成峰绝对不会比现在的她更激动更悲痛……他大概会不耐烦地赶走警察吧。

“伊成峰的妻子，马清清也去世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点头。

她其实并没有那么平静。脑子里忽然想到范进中举……学这篇课文的时候，老师讲过，古时候有人及第、升官，第一个去家里报喜的人，家里人都会封很大的红包答谢。

伊南忍不住把手塞在口袋里，紧紧地握着那张五块钱。

她当时还以为这是古人要面子，客气……原来不是的，是你真心想分享，想要把这种喜悦一直传下去。

她忽然觉得悲哀，在她十七岁的生涯中，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喜悦是需要和别人分享的。

尹老师倒是惊诧万分说，“都去世了？是……”

乔安南点点头，“是谋杀。”

尹老师又倒吸一口气，捂住嘴巴，半晌才一脸同情地望向伊南。

“谋杀”两个字让伊南心里抽紧了一下。妈妈两个月前也是死于非命，她的死跟那两个人不无关系……这就是报应吗？

她的反应仅此而已。她从来没有爸爸，他和他的妻子的死，对她而言算不得噩耗。

在她眼里，伊成峰和马清清，还不如两个陌生人。

她的反应好像让这个乔叔叔有些困惑，他摸摸鼻子，“这么说，今天

早上你没去过伊成峰的别墅？”

三层的别墅，欧式建筑风格，拱形的门廊，拱形的门窗，到处都是顶上立着小天使的白色立柱和花样繁复的雕饰，房间里布置得奢华而高调……透过客厅那扇玻璃墙，仿佛看到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马清清正闲散地坐在客厅，一边翻着杂志，一边喝着二十四小时保姆端给她的下午茶……

令人作呕！

“没有。”伊南倔强地把脸转到一边，语气生硬，“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去那里。”那里的一切，只不过是提醒，她生活的世界有多么可怜。

“那就怪了啊。”

有什么可奇怪的？伊南迎上乔安南的目光，乔安南的嘴角咧出个恰到好处的弧度，这弧度让伊南迷惑。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来通知她的警察，嘴角也咧出了个弧度，只不过是向下的。

### 3

白布单掀开，露出了伊成峰青白的脸。

最后一次看到妈妈，她也是躺在这样的白布单下面——只是，她没有伊成峰运气——死的时候，她已然面目全非。她被卡车轧到的半张脸凹陷变形。而在血迹和泥垢中间，妈妈那总是令人生畏的脸却展现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

伊南经常梦见那个笑容。她猜想，妈妈应该完全预想到了今天的场景。

“我要看看他的脚。”

法医奇怪地看她一眼，还是掀开了下面的布单。

伊成峰的光脚着，上面遍布着皱巴巴的狰狞扭曲的疤痕。